

偶尔反抗，常常不安，是现代人的共同命运

在一个不确定性极强、复杂多变的环境里，追求安全感和稳定性似乎成为了某种时代潮流。但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人却因为人生际遇的起伏或是不景气的经济环境，成为“不稳定的阶层”。其中的典型，便是数以千万计的外卖骑手。一本经过七年调研，关注骑手生存图景的图书，《过渡劳动：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》，为我们了解当下经济社会的劳动变迁，提供了经验性思考。它通过切入劳动者真实的生命历程和生活情境，自下而上地呈现了骑手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。

全书共分为六章，从组织、技术、劳动生产、社会区隔、性别视角、数字韧性六个角度展开。劳动者被“自由”“灵活”“低门槛”“月入过万”的口号所吸引，加入外卖平台，以解燃眉之急，却受困于对更高收入的追求、严苛的平台规则以及“僧多粥少”的同行竞争，只能不断延长“等单”“送单”的时间。平台的组织化和算法的非人性化，在增加骑手依附性的同时，也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，但是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，被抛出“常态”的劳动者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。在宏观制度和微观劳作的两面夹击下，骑手在城市中体验着“何以为家”的孤独和阶层区隔的落差。其中的女性骑手也在跳跃、挣扎、多变的身份展演中试图通过送外卖的短期收益来实现自我价值。而在资本剥削的话语之外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，借助社群的力量和自身的主体性，骑手的脆弱得以锤炼，并在全面数字化的劳动中展现出一种技术能动性。

而这本书的独特魅力便在于，它回应了三个根本性的问题：我们为何需要社会科学？社会科学为何需要故事？而个体的故事如何反映时代的变迁？

一、社会科学有什么用？

社会科学常常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，比如：你说的这些都是常识，大家都知道；道理我们都懂，那又能怎么样；你是学者，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吗？通过研究推动社会进步、为弱势群体发声，是很多学者的发心。然而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。偶有研究可以幸运地借助舆论或政策的传导，实现对个体或群体命运的关照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学术知识影响范围和学者个人的人脉、资源是有限的，甚至无法突破所在的圈层。正如作者所言，她“时而努力充当问题的解决者”，“时而又

因为能力有限而哭笑不得”。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科学的局限性，那么研究本身，便更多是为了倾听个体的际遇、记录时代的变迁，以求安慰、理解和偶尔的帮助。

在调查研究中，需要时刻警惕的便是居高临下的审视或悲天悯人的赞美。那些能够平视研究对象的目光，源于一种真切的好奇和关切。研究者想要知道关注的人正在经历什么，有哪些需要面对的问题，继而去理解并尊重劳动者在当下的选择和其间的生存智慧，可以与他们一同对庞大体系所设计的“游戏规则”问出一句“为什么”，反思“一切本该如此吗”？

比如书中对骑手和劳务中介之间关系的追问，便指向平台社会下劳动者亟须解决的社保缴纳问题。2022年住在北京小武基村的骑手张文友“有家不能回”，在城市发展浪潮中成为“城乡两栖人”，则指向了空间差异所带来的阶层区隔。而平台对“乐跑”和“众包”的分割，在加剧内部竞争和鄙视链条的同时，也反映了资本管理技术对于工人联合的冲击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问题具体而抽象。具体是指，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位个体劳动者面对的情境各不相同；抽象则是指，这些问题都可以还原为更宏大而无解的命题，比如资本剥削、城乡结构、社会分配……因而，研究者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困境便是，如何能够真正抵抗宏大的叙事和词汇，转而去关注劳动者的生存境遇，并试图探究更幽微的肌理。

二、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故事？

“当时髦的空话和文字游戏取代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严格的分析时，受害的是社会科学。”作家 Alan Sokal 的这句话验证了“以人中心”的田野调查的重要性。因为只有当批判来自于真实的情境而非既有的理论，社会科学的分析才不会沦为空谈。对此，本书作者给出的回应是：讲故事，并尽可能多地呈现细节和人性，避免“苦情化”“扁平化”和“过度的赞美”。

这本书中的故事都来自作者对外卖骑手长期的观察和真实的“介入”，她和调研小组的成员在马路上和骑手攀谈，坐在摩托车的后座跟着跑单，在餐厅和骑手一起吃饭，在医院见证骑手家属的悲伤，也为楸树街的整顿而伤感……故事化的叙述让读者意识到，数以千万计的骑手不只是新闻报道中的数字，也不是外卖平台上移动的小点，而是由无数鲜活、生动、挣扎的个体构成的，他们的生活中

有喜怒哀乐，在劳动过程中会面临污名化、歧视甚至是欺骗，也会收获深厚的情谊。例如骑手“老刘”在为表行配送手表的过程中，被商家设局以表壳碎裂为由，需要赔偿一百多万，作者便联系律师朋友咨询，为骑手出谋划策，最终在各方压力之下，表行老板不再要求赔付。而深圳龙岗的女骑手顾大娟用两年时间组建了全部由女骑手构成的“外卖娘子军”，她与女骑手们通过线下联结互相照应，并且以线上方式吸引一些“姐妹们”加入小社群，一步步地让更多女性通过劳动塑造了独立自主、勇往直前的生活观念。至此，借助故事，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可感的个体抉择实现了连接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劳动人民的智慧也通过只言片语显现出来，比如“人总要吃饭，就总会缴械投降。我管不了别人，但我坚决不低头”“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就得再招，来来往往，就是外卖啊”“钱是没有了，就剩下一点骨气了”。这些言语朴素、直率，却足以打破长期浸染在书斋中的人的傲气，原来，生存的智慧和不屈的品格并不一定来自深奥的哲学书籍，也可以来自劳动者的粗粝的生活。

三、一个行业如何折射一个时代

可以说，社会科学的每一类研究对象都只是一个切片，但它最终抵达的，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，是微妙而脆弱的人性，是生而为人的叹息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并不只是一本关于骑手和外卖的书，它揭示的是“劳动所联结的生命历程”，是现代社会的缩影。

大部分从工厂流动到外卖行业的骑手都认为，从事这份职业是一种相对自由的选择。这种微小的自由包括，可以“随时”从平台“断开”，雨雪天气回家睡觉；接单以后，自主决定走哪条路线、采用怎样的送单顺序；等单的间隙，自主决定玩手机还是和同行聊天……相较于一举一动听从指挥，这种“小自由”让骑手对生活的掌控变得具体而精确。但是，在“小自由”之外，社会结构、资本技术和个体命运却勾连出更深的挣扎。比如，面对顾客的投诉和平台的惩戒，他们不可以迟到，有时也不能拒单；为了解决温饱、债务、养育等问题，他们只能不断延长工作时间，以求尽可能增收；受限于学历、技能、工作经验，他们没有更好的去处，不得不留在这里……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练习情感劳动，学着和顾客打交道，和保安斗智斗勇，摸索出“养系统”“逆算法”的策略，也结成社群来

对抗外部风险的冲击，进行媒介化抗争。江湖流转，人散人聚，命运起起落落，他们是流动的“投机者”，也常常陷入无助。

至此，作者通过再现骑手的生存状态，实则在描绘城乡格局之下的中国和处于劣势的劳动者的生存样貌。对此，现代的劳动者或多或少都有共鸣。无论是体力劳动者，还是戏称自己为“打工人”的都市白领，都无差别地陷入了工具化的怪圈。现代技术和资本将功利主义推向极致，人们之间的“信任”逐渐瓦解，因为“需要”而建立的短暂关系异常脆弱。一方面，在追求自由和个性化的过程中，劳动者如同商品，被更深地卷入了组织化和标准化，我们追求自由却丧失自由。另一方面，完整的劳动过程被分解，技术和资本取代了劳动的根本性地位，被视为增殖的源动力，这是资本主义的障眼法。与此同时，习惯不安、临时、流动、风险，偶尔选择不加入、不合作、不配合，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，面临的共同命运。